

有一个假期的名字叫“麦假”

图文 / 孙强



无经历，不成长。无切身体验，不会有深刻体会。一提到芒种，浑身就刺挠。俗语说：“四月芒种麦在前，五月芒种麦在后”，“芒种”前后，就是麦收之际。

假期，令人向往，假期，与时俱进。麦假两周、秋假五周、寒假四周时代属于二十世纪80年代前期。随着时代发展、生产力改进，以人为理念的落实，慢慢过渡到只放暑假和寒假。时代飞速发展，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文化需求，陆续才有了五一、十一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元旦等小长假。

昨日下午路上，看着田野里翻滚的麦浪，听着布谷鸟的叫声，一看日历，“芒种”了。麦收季节到了！这时首先想到了小时候的麦假，那是一段难忘而谈不上“美好”的经历。

20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在上小学。那时刚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但还是人民公社、生产队模式。

麦假每年都在6月5日左右，那时麦收，全是纯手工体力活，每村都分几个生产队，每队几十户人家，每队都拥有村周边东南西北几块良莠不齐的麦地，麦地的名字五花八门，东坡、南坡、赵家莹、韦子莹、孙家莹、哨门外、中方田、洼地等，这就是乡土文化，这就是约定俗成，这里面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，这里面有浓浓的乡情。为了晾晒粮食，每队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场园，夏季收小麦，秋季收玉米，冬季盛麦糠（春季社员修房用）、玉米秸（队里牲口的过冬饲料）。

麦收前，首先是碾场，因为都是土地，一年得平整一次，不然全是尘土、裂缝，无法晒粮食。碾场要先泼水，然后用锄头、捞齿等翻一下表皮，洒上麦糠，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碾场，大人们用黑布把马、牛、骡蒙上眼睛，然后拉着“碌碡”一圈一圈转，直到场园表面平整光滑为止。然后就等着小麦收割，生产队长根据各地麦田长势，适时宣布开镰，给大人们分配任务，把整劳力和半劳力合理搭配。收割工序“千篇一律”，整劳力把麦子用镰刀离地10厘米割成一把把，

摆成一排排。半劳力用草绳再绑成一捆捆，运输工用马车拉回场院里。以上工序全是生产队长分配的任务，属于固定“工分”。然后就进入个人家庭挣“工分”模式，俗称“找麦秸”。每家在麦地边找一个合适位置，用铁把把麦秸上的外皮刮去，用铡刀把麦穗切下，放成一堆，最后把麦秸绑成捆进行晾晒（麦秸属于集体所有，分配给家庭用于修缮房屋使用），这道工序可以独立完成也可联合作业。最后由生产队长审核家庭完成麦秸捆的数量记上相应“工分”。整场的麦穗和麦秸全部分离后，就进入晾晒环节，遇晴好天气，晒上一二天，就用“碌碡”反复碾压，使麦粒脱掉“外衣”，然后进行扬场，使麦粒与麦糠完全脱离。

扬场是个技术活，要选对风口，方向、力度都有严格的要求，由队里的整劳力、技术好的“大师”逆风扬场（俗话说：顶风把场扬，顺风簸簸箕），女劳力负责搜场，扫去麦糠，使麦粒更干净。小麦全部晒干后，先交公粮，再根据人口分粮到户当口粮。如果天气给力，小麦收割大约需要十天。后来有了拖拉机、脱粒机、扬场机，就省劲多了。

整个麦收，基本都是大人们的事，起早贪黑，与时间赛跑，与天气争胜，忙碌劳累是生活的主旋律。我们小学生起初是跟着老师随队上坡，干点力所能及的杂活，为大人们送水，送饭，主要是捡拾遗落的麦穗，上交生产队。还有的被安排戴上红袖章，每天在路口值勤，

防止有人偷生产队的麦子。

生产队收割完小麦后，假期大约还有四五天，这就基本进入个人家庭拾麦子阶段。因为那时分的口粮根本不能满足一家人生活的需要，填饱肚子是家庭的第一要务，拾麦穗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。拾麦穗一是给家里增加口粮，第二就是上交学校顶学杂费和书本费。我们村紧邻山区，麦田较少，拾小麦每天都要跑到十几里外的平原地区。为此我写过一首散文诗叫《拾麦穗的记忆》，白描了那时的苦与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

只有亲历过麦收的流程，亲历过麦收的劳动，“粒粒皆辛苦”才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，不浪费一粒粮食才能化为下意识的行动。劳动的苦与累，能磨炼人的意志，它是人生的一种经历，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，更是打开人生幸福之门的金钥匙。



父亲的尖担

文 / 田敬文



尖担，立在老屋的门角，像枪杆一样直挺。

每到收获的季节，尖担就被父亲扛上肩头，匆匆奔向丰收的田野。一被扛上肩，它就活了，浑身来了劲，百斤的麦捆挑起来，忽闪忽闪地，呼呼生风。

每年五月，是小麦成熟的季节。割倒的小麦，一排排，平平整整在地里晒上几日，就少了鲜活挺挺的盛气，变得轻柔温顺。此时，就要捆起来挑回家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下地，弯着腰，低着头，右侧身，伸出右手一路把一排排晒干的麦秸收拢，再拦腰轻轻抱起递给捆麦秸的父亲。父亲终于拔出了插进田埂里的尖担，用劲插进麦捆里。一百多斤的麦捆，父亲吼一声，一把轮上左右弯里，再用力一举，就扛上了肩。一路上，父亲左右轮弯，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。

父亲和母亲一人扛一杆尖担，一前一后，一人一担麦捆，在田野上来回奔走。麦穗风动的风掠得金黄的田野“芳心荡漾”，泛起金灿灿的光芒。迎面吹来的风裹着热浪袭来，带着甜甜的麦香，还有淡淡的汗味。

母亲是极节俭的人，爱惜每一粒粮食，“一粒粮食一粒汗”是母亲常挂嘴边的话。父母在挑麦捆，我就在田间拾麦穗。我眼尖，弯腰低头拾麦穗，往往也能捡到一大把。当我把一把麦穗交到父亲手上时，父亲总会夸赞一句，我会咧开嘴笑，那是小小的喜悦。

每次，父亲在挑完最后一担麦捆时，田埂上总会剩下一小捆麦子，父亲在夸赞我后就要求我把它背回家。父亲帮我把麦捆扛上肩，让我走在前面，他则在后面挑起最后一担麦捆，催着我往前走。那麦捆就像一座小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我真想把它狠狠地丢到地上，可父亲在身后喊话——“不能放，麦粒都掉了。”“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到家了。”“走快点，我要踩到你的脚后跟了，再不快点，爸爸也挑不动了。”我咬牙，双手使劲把麦捆往上拉，生怕它掉到地上。身后父亲把麦捆挑得呼呼作响，像擂起的战鼓，密密的鼓点催着我我不敢停下来。在父亲的鼓励催促下，我终于把一小捆麦子扛回了家。

父亲已离世10年了，午夜梦回，我总会梦见父亲扛着尖担的样子和父亲挑麦捆追着我扛小麦的场景。如今，我才明白，父亲每年要剩下一小捆小麦要求我一路背回家的良苦用心。正是父亲刻意的磨砺，让我学会了在困难中坚持，在艰辛中坚韧。

父亲的尖担，站立倒地都是个“一”字，就像父亲正直的一生。父亲的尖担，扛起了丰收的小麦，扛起了一个男人笔挺的脊梁，也扛起了一个父亲对家对儿女的责任。

（来源：学习强国）



孤独，是一种享受

文 / 王梁

深夜，一个人，一杯茶，静思，缓缓打开电脑……

或许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脱离世俗的人生，走进孤独的内心。世俗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，包含了平静的人间烟火和嘈杂的浮躁社会。而人生充满了无常，也包含了生命的脆弱。人性一面佛，一面魔，追求一生本想成佛，何奈一念之间误入成魔。

早已过了三十的年龄，三十岁时并没有清晰的人生观，并没有确立人生的追求，回忆起来也只是一晃而过普通的一年。年龄与成熟不成正比，只有给时间赋予了生命，年龄才有了意义。三十，何谈“而立”？

三十而立，立的是什么？价值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？偶听年轻人在一起聊天，更多谈起的是物质，车、房、存款，且不说对与错，就以此为标准，又有多少“立”者。人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，或许到四十岁的年龄才有可能“而立”。但同时四十岁的年龄也是责任心更重的时候，无论你处在社会的哪个位置，即使刚开始创业，哪怕只有一个员工同事，不得不面对每个人身后的家庭，

父母也好，结婚后上有老下有小也罢，都是一份责任。创业就决定了要抬起头朝前方的灯塔，一个明确方向的指引，才能让每个人为之努力、奋斗。

“三十而立”为之过早，人生是一场修行，修行中直观可见的是阅历，阅万卷书、阅万里路，

甚至于阅人无数，每一阅都会有一步的成长。理性的角度先知而后行，感性的角度先行而后知，“阅”多后方可感悟：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是一人人生升华的一颗种子！

生命本身是自由的、充满爱的，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被装点了很多东西，这些只是装饰品，而氛围环境、阅历等会让人误把装饰品当成了生命的核心。生命中物质的装点必不可少，而资本把人划分出高低贵贱，对物质的疯狂追逐会让人过度用力地活着，且过分纠结结果，而高低贵贱又像一把尖刀，逼着自己拼命地去跑。

郑智化的《小草》里有一句歌词：小小的草，随风在摇，狂风暴雨之中挺直了腰。唱出了生命的不屈与顽强，因为抬起头向前走，是为了更好的低头生活。每个人总要脚踏实地的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生活与自然一样，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平衡。

抬头向前走的路上不要忘了“活在当下”的幸福。泡杯茶、看本书，享受一下午后的阳光，晚上小酌一杯，欣赏毫不吝啬洒满大地的月光。甚是享受，甚是孤独。孤独，是一种享受！

赵秀芹丙烯风景画作品选



森林·小鹿 (26cm × 37cm)



冬藏 (38cm × 54cm)



花海 (38cm × 54cm)



湖畔 (54cm × 38cm)



秋韵 (38cm × 54cm)